

“V 个 VP”结构的主观性及主观量研究^①

祁 杰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国际贸易与外国语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摘 要:“V 个 VP”是现代汉语中较为常见的一种语言格式。当其中的“个”不表示任何实际量时,整个结构在词汇、句法、篇章等多个层面上体现出较强的主观性。且当其主观性体现在量范畴上时,整个结构又具有表示主观大量的特征。

关键词:“V 个 VP”;主观性;主观量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117X(2010)03 - 0113 - 04

Subjectivity of “V ge VP” Structure and Subjective Quantity Study

QI Jie

(Campus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Foreign Languages,
Huzhou Vocational & Technical College, Huzhou, Zejiang 313000, China)

Abstract: In modern Chinese a very common structure is “V ge VP”, in which “ge” does not as usual stand for any number. The whole structure shows strong subjectivity in the aspects of lexicon, syntax and text. When the subjectivity is expressed within the quantity scope, the whole structure is able to express the quality of subjectivity and great quantity. .

Key words: “V ge VP”; subjectivity; subjective quantity

“V 个 VP”结构是现代汉语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结构,它有三个基本构件:V,个,VP。其中“个”是结构中的不变项,是整个结构的骨架,明显代表了这种结构的特点。而“V”和“VP”都是结构的可变项,它们受到不变项“个”和整个结构意义的制约。“V 个 VP”结构是一种口语性很强的语言格式,多见于日常生活交际之中,在小说、戏剧等文艺语体中使用较为广泛。

“V 个 VP”结构也可以称为“动+个+形/动”结构,其在语法上是一个整体,内部有结构关系,外部有语法功能。作为一种常见的语言格式,前人从句法、语义、语用等多个角度对该结构作了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研究成果颇丰。当然对该结构的探讨亦存在较多的分歧,特别是整个结构中“个”的性质及结构内部语义关系的确定仍然是学者们争论和关注的焦点。

总结前人研究,本文试图从语言主观性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一结构,探讨该结构中所隐含的主观性及其主观量特征。“主观性”(subjectivity)是指语言的一种特性,即在话语中多多少少含有说话人“自我”的表现成分,说话人在说出一段话的同时也表明自己对这段话的立场、态度和感情。^[1]而当语言的主观性表现在量范畴上时,便又形成了“主观量”这一概念。李宇明(1997)指出语言中的量,有些含有说话人的主观评价因素,而有些则不含有主观评价因素,前者称为“主观量”,后者称为“客观量”,且“主观量”内部亦有“主观大量”和“主观小量”之分。^[2]我们认为,当该结构中的不变项“个”为非量词用法,且完全虚化时,整个“V 个 VP”结构伴有明显的主观感情色彩,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希望可以通过对这一类“V 个 VP”结构的主观性研究,进一步挖掘现代汉语中这一常见而又特殊的表达形式,

^① 收稿日期: 2010 - 03 - 12
作者简介: 祁 杰(1984 -),男,浙江湖州人,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为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力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结构的研究做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

一、“V个VP”结构的主观性考察

近年来,随着语言学“人文主义”的复苏,特别是功能语言学、语用学、认知语法的兴起,语言的“主观性”问题开始受到语言学者们的关注和重视。语言必然带有自我表现的印记,这一点已经比较明确,可语言中的这种主观性印记是如何表现并被理解的呢?我们认为,致使“V个VP”结构具有主观性的原因有主次之分。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其核心构件“个”的特性,与此同时该结构在句法、篇章层面上的某些特点也可以帮助我们从侧面进一步证实由“个”所维系的这一动词性结构所带有的主观性。

众所周知,“个”是现代汉语中最为重要的通用量词,使用频率极高,在现代汉语中有相当复杂的分布环境。尽管各家在对“个”的性质和划分上存在颇多争议,不过大家还是一致认为:汉语中的“个”在量词的基础上,意义已经开始渐渐虚化,朝着非量词(甚而是助词)的方向发展。而语言单位的语法化过程通常都伴随着主观化的发生,“个”在语法化的历程中也同时发生了主观化,激活或进一步增强了其所维系的整个语言结构的主观意义。

“个”作为整个“V个VP”结构中唯一的不变项,也是该结构的核心构件。本文所要考察的“V个VP”结构中,“个”不再是一个典型的量词,不具有实际表量功能,而是完全虚化、为非量词用法的“个”。“个”的这一由实到虚的演化过程其实也就是它的语法化历程。在语言成分语法化的同时往往伴有主观化的发生,E. C. Traugott 最早将主观化纳入语法化的研究框架,并强调主观化是语法化的一个重要机制,是从历时的角度来考察一个主观性的结构或形式是如何演变而来的。Traugott 从历时的角度来看待主观化,认为主观化是一种从语义到语用的演变,语言中用来表达主观性的可识别的语法成分是如何通过非语法成分的演变而逐步形成的,这就是“语法化中的主观化”问题。

我们认为,“个”在经历语法化的同时,其主观性也随之得到激活或增强,而由其所维系的动词性结构“V个VP”也经历了一段主观性日渐增强的过程。“个”是整个“V个VP”结构体现主观性的关键,它不仅是这一结构的核心构件,亦是整个结构的主观性标记。

另外,为了全面考察“V个VP”结构所带有的明显的主观性倾向,我们认为还应该着眼于该结构在其他句法、篇章层面上的某些特点:

(一)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是汉语动词里的基本类别。自主动词从语义上说是能够表示有意识的或有心的动作行为,所谓有意识的动作行为指的是能够由动作发出者做主,主观决定,自由支配的动作行为。而非自主动词表示无意识、无心的动作行为,即动作行为发出者不能自由支配的动作行为。^[3]在“V个VP”结构中,“V”多由自主动词充当,例如:

听个够 说个没完 读个仔细 查个遍

我们认为,整个结构中的动词“V”由自主动词来充当是与整个结构所具有的主观性不无联系的。自主动词所表示的动作是动作发出者有意识进行的动作,能够反映出动作主体极强的主动性和意愿性。自主动词的这一特征与整个结构所具有的主观性是一致的,动词“V”所伴有的极强的主动性和意愿性可以进一步增强整个结构的主观性。

(二)部分学者指出,“个”字结构本身便体现了一种强调、肯定的意义,因此“V个VP”结构一般不能用于否定。比如当否定词出现在“VP”前时,整个结构无法成立,例如:

问个明白 *问个不明白

查个清楚 *查个不清楚

而当我们把否定词置于“V”前时,该结构也只有极少数情况下才能成立,我们以“问个明白”为例:

(1)坐下说话,他也不客气,一屁股坐到一张椅子上,张口就言明,今天不问个明白是不会回去的……。

上例中“不问个明白是不会回去的”即意为“非得问个明白才会回去”,体现的其实仍是一种强调的意义。我们认为,“V个VP”结构一般不能用于否定说明了其语义内容不具备较强的客观基础,不具有可调性,而是更强调说话者的主观态度,体现出较高的主观性。

(三)就汉语而言,句末的语气词常能用来表达各种情感,带有较明显的主观感情意味,“V个VP”结构的句末也常出现语气词,伴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例如:

(2)且今天已经打算要找地方休息了,那么就没什么好顾虑的了,我们来喝个痛快吧!

(3)上了车,马老先生还不放心:不定那一时就

碰个脑浆迸裂呀！

另外某些副词、表能愿或心理活动的动词也承载着说话人对话语命题的态度，是语言主观性的体现。在实际语料中，我们发现“V个VP”结构常与这些词语共现，例如：

(4) 只要我们不失去勇气和耐性，就一定能查个水落石出。

(5) 这个倔强的老同志听到“炮”声决定不走了，非要问个明白，为什么这样“欢送”他？

二、“V个VP”结构的主观量特征

在人们的认知世界当中，事件、性状、事件等都含有“量”的因素。将这些“量”的因素集合起来便形成了语言世界当中的量范畴。语言的主观性表现在量范畴上，便又形成了“主观量”这一概念，与此相对的是“客观量”。对主观量的研究集中表现在对能够表达主观量的语言表达手段上。李宇明在《汉语量范畴研究》(2000)一书当中将表示主观量的手段划分为四类：(1)数量词语，包括带有修饰成分的数量词语，简称“数量标”；(2)放在句末的标记词，简称“句末标”，如“而已”、“罢了”等句末语气词；(3)“副词标”是指充当状语的副词；(4)“框架标”是指由两个部分构成的固定格式，如“刚……就……”。^{[2]118}

在对“V个VP”结构主观性考察的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分析其所蕴含的主观量，并依据上文提及的多种主观量表达手段来考察该结构的主观量特征。在这里，我们认定“V个VP”结构体现出来的是一种主观大量。

(一)“V个VP”中的“VP”既可以是状态形容词，也可以是性质形容词。状态形容词作为形容词的一个小类，与性质形容词相比较，无论在句法、语义还是语用上都有着非常显著的特征。其中两者较为明显的一个区别是性质形容词大都能够受程度副词的修饰，如“很简单”、“太苦”、“非常勇敢”等，而状态形容词却很少能够受程度副词的修饰，这是因为状态形容词本身带有一定的程度意义，有明确的量级。李劲荣(2006)撰文对状态形容词的量级等级做过考察，其将所要考察的状态形容词分为五个小类，并得出结论：BA式状态形容词程度最高。^[4]

BA式状态形容词(偏正结构的双音节状态形容词)不同于一般的双音节形容词，内部构词方式为偏正式。朱德熙先生(1982)也曾将这类形容词

单独列为一类，如“通红、粉碎、稀烂”等。^{[5]73}出于研究需要，李劲荣将其命名为BA式状态形容词，并认为该小类的量级最高。我们发现，这一小类的状态形容词常可以用来充当“VP”，例如：

(6) 那先生开心一笑，把那张八毛五的发票撕个粉碎，抛向空中。

(7) 他们没有冲进办公机构，没有把一切砸个稀烂，他们只是来请求。

以上例句中的“VP”是状态形容词，本身便带有明确的量级，且均为高量，可以十分自由的进入“V个VP”结构当中。同时，小部分并不具有明确量级的性质形容词也可以进入这个结构当中，例如：

(8) 手端着酒杯，还生怕酒泼了出来，赶紧用嘴凑上去，将一杯酒全喝了个干净。

(9) 佣人们自然要问个明白。

尽管“明白”、“干净”等性质形容词不像状态形容词那样有明显的量级，但我们以为“喝了个干净”、“问个明白”在这里也具有表大量的意义：“喝了个干净”意味将酒全部喝完，一滴不剩；“问个明白”意为问得清清楚楚，一点也不含糊。表高量的状态形容词可以进入这一结构，量级不明确的部分性质形容词也可以进入该结构并体现出大量的意义，这与“V个VP”整个结构所蕴含的主观大量特征是分不开的。

除此以外，还有少数一些单音节词也能够进入该结构充当“VP”，只是数量极其有限，常见的有“空”、“透”、“遍”等。不难发现这些词本身都有表高量、特别是极性量的意义，进入“V个VP”结构，其表量功能进一步得到凸显，例如：

(10) 礼盒装、情侣装、星期装系列多以透明纸包裹，色泽、图案、品质一次让你看个透，购买欲望油然而生。

(11) 每次我都如痴如醉地把栏目内的一切看个遍，并在内心回味很久，然后把它完整地保存起来。

(二)重叠是汉语中常见的现象，词语重叠多少都与量的变化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李宇明(1996)指出词语重叠是一种表达量的变化的语法手段，“调量”是词语重叠最基本的语法意义，并将量的次范畴分为物量、数量、度量、动量四类。^[6]在这里，我们要谈的是形容词重叠所表达的主观量特征。

张敏(1997)将形容词重叠式在原式基础上增加的意义归为三类，并指出“跟原式相比，重叠式可

多出某种感情色彩”。^[7]李善熙(2003)则进一步对形容词重叠所表示的主观量大小做了分析,并得出结论:汉语的状态形容词和性质形容词重叠式均可表示主观大量。^[8]

我们发现“V个VP”中的“VP”有时也可以由形容词重叠式充当,且体现出一种主观大量的意味。形容词重叠式本身所具有的主观大量意味和整个结构所蕴含的主观量特性,二者在语义上是协同的,进一步加强了主观量的表达。例如:

(12)从内部管理到市场营销,他记了一脑子,装了一肚子,细枝末节弄了个明明白白。

(13)这时,夏明翰同妹妹明衡自抄家门,一把火把祖父藏在夹墙里的日货烧个干干净净。

“弄个明白”、“看个清楚”这样的表达本身已经具有主观大量的意味,其主观大量主要是由“V个VP”这一特定结构所赋予的。而“弄个明明白白”、“看个清清楚楚”的主观大量意味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这是整个结构和形容词重叠式所蕴含的主观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李善熙(2003)在论述主观量表达的词汇手段时,提出“连续”这个一概念,认为语言当中常用“连续”这一概念来表达主观大量。比如“房间里放着五把椅子”只是客观地表述在“房间”中“椅子”的数量(“五把”),而“房间里连续放着五把椅子”附带说话人主观上对“五把”这一数量的态度(认为其数量之大)。同时,李还将汉语中用来表示“连续”概念的词语分为四类:连、连续、接连、连着、连连、一连;不断、不停;一直;着。

不难发现,其中的第二类表“连续”概念的词语经常出现在“V个VP”结构中,充当“VP”。这是一类用动词否定式来表达主观大量的词语,类似的还有“不歇”、“不休”、“没完”、“不止”、“不住”等。例如:

(14)此时天色朦胧,寒风袭人,大雪下个不停,八分钟过去了,仍不见汽车修好,也没其他车到达。

(15)赶往顺德,连日劳累,长途颠簸,加上炙人的暑热,使她上火鼻血流个不止,她只好一边堵住鼻子,一边工作。

上例中“不停”、“不止”等表主观大量的“连续”概念词语进入“V个VP”结构进一步增强了整

个结构的主观大量意味,两者在语义上也是协同的。

(四)另外,不少四字格短语,特别是成语,也可以用来充当“VP”,例如:

(16)吃过饭,姐姐一转身出来,伯伯就把老四骂了个狗血淋头。

(17)一时间庙宇前居然挤个水泄不通。

“狗血淋头”形容骂得很凶,极言“伯伯”骂之凶狠,也从侧面反映出“老四”被骂之惨状;“水泄不通”形容十分拥挤或包围得非常严密,在这里极言“庙宇前”拥挤之程度。这些能够进入“V个VP”结构用来充当“VP”的四字格成语都极言程度之深,十分生动形象,进一步凸显了“V个VP”的主观大量特征。

对于“V个VP”结构的研究,前贤们已取得了较多的成果,不过研究角度较为单一。本文从语言主观性的角度重新探讨由非量词“个”所维系的“V个VP”结构,通过对实际语料的搜集和分析,考察该结构的主观性及其主观量特征,并得出结论:“V个VP”结构带有较强的主观性,且主要用来表达主观大量。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和考察,能对“V个VP”结构的研究做一些有益的补充和完善。

参考文献:

- [1] 沈家煊. 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1, (4).
- [2] 李宇明. 汉语量范畴研究[M].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111, 118.
- [3] 马庆株. 汉语动词和动词性结构[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20.
- [4] 李劲荣. 状态形容词的量级等级[J]. 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6, (1).
- [5] 朱德熙. 语法讲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73.
- [6] 李宇明. 论词语重叠的意义[J]. 世界汉语教学, 1996, (1).
- [7] 张敏. 从类型学和认知语法的角度看汉语重叠现象[J]. 国外语言学, 1997, (2).
- [8] 李善熙. 汉语“主观量”的表达研究[D]. 中国社会科学院, 2003.

责任编辑:李珂